



人文姚安

黄晓萍

楚雄州称得上一马平川的，只有姚安县。云南多山，楚雄州也一样。姚安坝子一望无际天地一统，相当有气势。无涯无尽头的苍郁，井然有序的田畴，精耕细作的四季，无一不透出一股自然妩媚。烟村远树生动了坝子边沿，密匝匝的农家户居有竹，食有肉。衣食的富足，让姚安人能够很有底气地对外人说：“姚安坝子栽一半，狗都不吃隔夜饭。”

每到夏风浸透，姚安坝子更好看。

绿油油的稻田里，谷花鱼悠游，黄鳝狡黠。农民挎个篾兜脚不停逮吃货，还腾出嘴来唱“梅葛”（地域民歌总汇），脱声扬气带些稻花香味的。待到有人接腔时，翻腾出水稻拔节的清脆，笛声似的和着歌声与蛙鸣，外来人想立刻抽身已是不可能。这时，此情此景总是会让你发点感慨和呆萌，张着嘴傻乎乎也想现炒现卖几句调子。

与稻田结伴是荷田，荷田比稻田妖娆，还极霸气，有情有义紧追稻田，追到农户。集镇周遭竟然万亩连片，将疏淡的君子之风清旷出诗情画意。它们挺立了杆，展繁了花，红的红得色正，白的白得色洁，让清风精神昂扬，骨格清奇，吸一口沁人肺腑，吸一天排尽体内浊气，很享受。这时，让你想去都迈不开步。

姚安不是水乡，景致却比江南水乡大气。这和谐与宁静，半是上天赐予，半是人之作为：江堰、河溪两大特征纵横交织，不溢不涸不涸

不干疏理着满坝子的野水，保障着土地与农耕的绝配，这美就助长人间烟火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。

安邦治郡，都有一套程序，都有一脉传承，谁是初创者？我与姚安相识有年。头次去姚安，那是我供职的车辆管理所。一次驾驶员年检安排去姚安，全所就我一个女职工，理所当然做后勤。那时没标准间之说，我将姚安驾驶员安排在一间大房子里，这下可热闹了。三个晚上他们歌声不断，越唱越来劲。那时驾驶员是“大爷”，由他们去吼。他们多是编词句套进曲谱，幽默中带着土俗，乐观中带着文采，将职业的粗鲁带出些书卷气，了得。

二进姚安是个大雪天，气候温和宜人的坝子多年不雪，突然反常一连几天大雪纷飞，地上的积雪有尺余厚，公路是靠机械清理出勉强通行的两道车辙沟。大雪卷来一场地震，很冷。我将所带的衣物全裹来身上，长短色彩春秋乱配，还翻出秋衣的大红帽，很像是从救灾衣物中所取，谁见了都以为是灾民。那次最让我感动的是当地人对灾害突发的处变不惊，很有涵养，很有礼让，很有自立精神，这样的精神高度令人佩服。

三进姚安是受光禄镇党委书记由娜君之邀，去为古镇开发做点文字工作。这次住了一周有余，对地域做了比较细致了解，文章却没有写出来。他们给我的命题是“官文化”，开发商的点子也是出资的

前提。诚以为不妥。官文化不是姚安特色，尽管姚安设郡县2000余年（汉元封二年始），头衔空悬，多是土著自治。能称得上官或者说比较有作为的官人不多，形不成官文化。那群“官人”让我感受大气象，一个是历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王朝的地方长官高氏土司；一个是明万历年间入滇做姚安知府的李贽。

与姚安人相处日久，能发现他们的一些共同点：斯文中带点羞涩；热情中带点弯弯绕；闲逸中带点作古正经；宽容中带点猜忌；精致中带点洒脱。他们的耕读气息仿佛与生俱来，性格从泥土也从书卷，人文味比乡土味重。

一个重要人物将登场。李贽任姚安知府仅三年（1577—1580）。当时的社会背景并不利于开创性发展，正是程朱理学盛行期。姚安也不是肥缺，穷在其次，地偏天远土著们占山为王，天灾不断，人祸纠缠，库银空虚，行政管理一盘散沙，基本处于生死有命的蒙昧时期。流官与土官相容受着诸多制约，摩擦少不了。50岁的李贽山一程水一程走马上任，三年嘛，当个维持会长也好混。此人潜心向学有年，24岁中举，入仕也深。他为人耿介，似乎越老越接受挑战，不做出点什么自己这一关过不去，还谈什么“为官一任造福一方”？

他悬鱼警示匡正府衙；他只身入土司衙门，兵不血刃解决土著争端；他接近民众教授先进技术；他心智较量化解民族矛盾；他修路造桥疏通乱水……

祖母和老屋（小说）

批娘

风烛残年的祖母靠在老屋的墙根上，慢吞吞地抽着草烟。祖母一口一口地喷吐着烟雾，烟雾在傍晚的阳光中由青黑渐渐变成紫红，最后被晚风吹散。而那股浓烈的烟味却久久地弥漫在周围，不那么容易消散。昏暗的暮色使祖母和老屋浑然一体，分不清谁是谁的背景。她(它)们一样的苍老，一样的沉默。

这一年来父亲一直想把老屋拆掉，在老屋原来的地基上重新盖一栋房子。老屋已经又破旧又拥挤，给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。我们家四口，每年收进来的粮食，家里养的家禽，都把老屋挤满了。再者，这几年老屋周围纷纷盖起了新式的房子，只有老屋还留在那里苟延残喘，与周围的环境不搭调，这事让父亲在村子里很没面子。

拆老屋、盖新房子，这对全家人来说是一大好事，但问题是祖母不同意拆老屋。她说她要老死在老屋里，要拆也只能等她死了以后才能拆。祖母对老屋有深厚的感情，老屋是当年她和祖父结婚时盖的，也可以说老屋是他们的婚房。祖父三十多年前就去世了，祖母一个人孤守老屋，把几个子女抚养长大。老屋是祖母对祖父最真切的念想，祖母坚信，有一天她老死老屋里，祖父一定会回来接她。

父亲明白，要拆除老屋，必须先过祖母这一关。

为了说服祖母同意拆除老屋，父亲什么法子都试了。但是都没有用，祖母还是那句话，她要老死在

老屋里，要拆也只能等她死了以后才能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一向非常孝敬祖母，平时一句重话都不敢对祖母说，一般做比较重要的事情都会向祖母请示。然而这一次父亲也急了，他管不了那么多，想要强行拆老屋。

父亲在什么地方拆老屋，祖母就跟到那里，用自己瘦小的身子挡住，不让父亲拆。祖母来挡，父亲就换一个地方拆。祖母追不上父亲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哭天抹泪。隔壁邻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纷纷过来看看究竟。父亲没有想到祖母突然会来这一招，他不想丢人现眼，停止拆老屋了。

盖新房子的材料之前就准备了一半，现在老屋拆不了，那么新房子也盖不了。父亲不忍心浪费那家的那块地，他要把新房子盖在那里。那块地主要种蔬菜，那里的蔬菜每年能给家里带来一笔不错的经济收入。现在要盖房子，实在是可惜。

新房子盖好了，我们一家要搬进去住了。祖母不肯搬进去。父亲说，您是我的母亲，我是您儿子，我们母子俩当然要住在一起了，您要是一个人留在老屋住，我们也不放心，再说别人肯定会说我这个不孝子。祖母虽然年纪老了，但是头脑还很清晰，也明事理。父亲把话说到这个点上，她也不好拒绝了，只好答应搬过来新房子了。

虽然说过祖母在新房子住着，

但是她的心依然留在老屋。祖母每天都要回老屋看看，打扫老屋周围的卫生，在老屋里生火。所以虽然人没有住在老屋里，老屋也不那么冷清。经常，祖母杵在老屋的门口，呆呆地望着屋顶上升起的烟雾，好久才会离开。

祖母拖着自己苍老的身子骨，整天在老屋和新房子之间来来回回，又累又麻烦。为了让祖母安心呆在新房子，父亲给祖母安排做一些家务事情。比如，喂鸡鸭、煮猪食、煮饭，等。可是祖母做完了这些家务事情，还是会回去老屋。

祖母在新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后，自己搬回去老屋住了。对祖母而言，新房子是牢房，老屋才是真正的家。

父亲不放心祖母一个人住在老屋，于是叫我去老屋，陪祖母一起住。其实父亲不叫我回去，我也会回去的。我从小跟着祖母，对祖母的感情比父母亲还要深。不管是什么，还是新房子，祖母住的地方才是我最温馨的家。

我们祖孙俩就在老屋里住着，那是我快乐时光。

我和祖母同睡在一张床上。床头边的墙上挂着一瓶煤油灯，每天夜晚，祖母就会点亮煤油灯。煤油灯安静地燃烧着，灯芯是一个小小的布条，屋子里充满了煤油和布质燃烧时散发出的混合气味。那气味让世界浮想联翩，让人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。这个时候，祖母就会讲哈尼族民间故事，然后我就在祖母慢

巍山古城酱也香

刘绍良

巍山古城有许多古老的气息，它们有阳光的味道，有时间的味道。这些气息，构成了古城文化，成就了古城历史。

在蹉跎岁月既缓慢又匆促的进程中，有的古老气息消失了，有的新鲜气息涌了进来。对于我来说，童年少年时期生活其中的古街古巷，所呼吸的那些气息，均一一储存在记忆深处，成为我满怀乡愁的重要部分。

走进刘老清酱香园的院子，引导目光的，首先是东墙根下的一溜土陶大缸，烈日下，似乎听见靠阳光取暖发醇的酱料正吞吐着气泡，滋滋作响。转眼，一位五十开岁的精干男人从侧间迎了过来，他问：买酱油吗？我愣了一下，回答说是买酱油，他问：要原浆生抽吗？我说要一桶。他又问：要普通生抽吗？我又说：要一桶。我付了钱后才提问：什么是原浆生抽，什么是普通生抽？他起身走向一溜大缸前面，随意揭开缸口的茅草锅盖，让我看到大缸中间，有一直径约二十公分的竹蔑编成的直箩，酱料全在直箩四周，如此，周围发酵熟透的酱料，都

把原浆渗进直箩的中空部分了。他说做酱油一共有二十多道工序，到这个时候，就只有一道工序了。那就是把原浆抽出来，放到大铁锅里柴火煮熬。小时候，古城居民说哪一家从事此类职业，便说成是熬酱油的。询问之下，熬要实现两个目的，一是在高温情况下实现质的变化，打去表层的泡沫，让丰富的氨基酸成份固定下来，并通过多种元素的变异及复合作用，让其浓香益人，味鲜可口。二是改变颜色，让其原浆的浅色变为深色，即初看为暗黑，倒在容器里，外延为红润的酱红颜色。普通生抽呢，是酱缸里的酱料原浆已经自然滤完，但熟透的酱料里还含有许多不尽的原浆成份，只好取酱料加水入铁锅再行煮熬，然后滤其酱渣，浓其汁水。刘老清说，这是个香味最浓也是最紧张的过程，在不停搅拌打泡时，掌握好火候和时间最为重要。

巍山古城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，古城居民在六百多年的历史中，在饮食系列的滋味里，酱油是必不可少佐料。至于酿造技艺，也许是南诏时期与唐王朝的交流，

也许是明初古城建成之后，对中原汉文化更广泛的引进。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，不仅生活物质极度匮乏，家庭经济更为拮据，但由于主厨的奶奶的一双巧手，让我们把有限的粗廉的饭菜也吃得有滋有味，这其中，离不开酱油。巍山的坝区和山区，都盛产黄豆和小麦，公私合营的酱油厂里，便以此原料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供应全县群众的酱油。那时最好的酱油也就两角钱一斤。在市井生活中，我们把买酱油叫做打酱油。这个打字，应与交易时的量具有关。量具是竹子做成的，那就是在一节竹筒上，先把竹节下端锯平，然后根据需要在竹节上方的竹筒外圆上开锯，锯至五分之四，用砍刀削去锯过的部分，留下的部分刮削后为手持之用。打酱油的提子一般有三个，分别为二两、半斤和一斤的。

我在刘老清的讲解下，品尝了熟透的酱料和酱油的滋味，遂对“酱”字产生了兴趣。联想之下，若把“酱”字分开，便成了“将”和“酉”，已有了今天的酱油的谐音或近音了。如此，在“酱”这种物质出

现之前，是没有这个字的。初始，酱这种物质发生在北方，较寒冷，酱料发酵需漫长的时间，以更好地纳地之精华，汲天之灵气，故白天日晒，夜晚霜露，如此，持此技艺者是否有实力、有耐心、有信心，将你一军吧！酉字呢，在天干地支组合排列的时间概念中，排行第十。实践证明，在北方，若采用纯天然发酵，是需要十个月时间的。仓颉造字之后，在汉字的不断发展增加的过程中，“酱”字便在形、音、义三要素的基础上，依据这一物质和持此技艺者的特性产生了。至此，我的联想又有新的延伸，即：酱讲酱品，人讲人品，完美的人格品位的形成，当有一个与制酱一般的人生过程。

这洞高阔宽敞结实玲珑透，风雨无侵离驿道不过半里，赶得毛驴驮得马。保安见我洞中撰文往小本本上抄，说：“老眼昏花费劲，不如去展厅读资料。”这展厅气场了得，实物也多，够我看的，有我瞧的。这一天我都在解惑。在王阳明的得意弟子中，我没找到李贽；一幅宏观泰山学派对中国的影响图，最远一个箭头指向云南边陲，这就是了。压制先进思想朝廷永远不是民间对手，当时的知识分子崇尚王学已成浩浩荡荡洪流，刊刻王著种种，李贽无疑是读出“格物致知”之道，才有在姚安的一番作为。

李贽的姚安执政条件和作为，与王阳明的一生知行大同小异，基本接近立德立言立功“三不朽”。

李贽两袖清风走了。李贽留下的治邦之策民得实惠；他留下的文脉城邦得风气；书院林立，教育普及，进士、举人、诸生之外，出过“一贤一能”选择住岩洞是智慧，被廷杖四十赶出京门，他造不起华屋。

李贽的一大爱好是讲学。那姚安无一处书院让他开馆，他就借佛殿办学，好在姚安寺庙多。李贽办学也别开生面，大张“童心”说，主张幼儿教育从孩子天性；还主张各民族平等享受教育机会，妇女也一样。我们今天已不知道他当年的福建官话怎样与边地语言沟通，却知道受益大众教育，姚安文脉悠久绵长。

纵观李贽从政风格，因势利导尊重环境更尊重人心，将民众需求放在首位，很像一个新学派。举人出身，李贽还无力创立一种执政理论，他师承的是谁？想来想去我想到了王阳明。最初读到王阳明的文章是一篇纪实散文《瘞旅文》，作者是王守仁，那时我还不知道王守仁就是王阳明。年龄上看，王阳明年长李贽56岁，李贽才一岁王已作古，不可能是入室弟子；王阳明死后朝廷大力取缔王阳明创立的心学，李贽也很难受益。为解开迷惑，乍暖还寒之时，雷屯初动之季，我作了一次苦行僧，带着朝圣般的虔诚，去拜谒王阳明悟道知行的龙场古驿，我有意识接近王阳明当年的精神动力，是从贵阳城外大关古道半边街启程上练了半站驿路。

一切文字都说此地“万山丛棘，蛇虺蝮蝎，蛊毒瘴疠。”而我所见到的盛世太平，龙场（今日贵阳修文县）人把王阳明崇得深学得透，只是这里太清静了些。

李贽任姚安时两担书，离任时除线装书两担别无长物。子民十里相送三十里设香案，那份不舍是边民对他的最大肯定。李贽两袖清风走了。李贽留下的治邦之策民得实惠；他留下的文脉城邦得风气；书院林立，教育普及，进士、举人、诸生之外，出过“一门五举子”“三步两道台”及多才多艺的大批人物，让姚安千姿百态中，人文景致独树一帜。

前的万年青树上“咕噜咕噜”的叫个不停。猫头鹰的叫声不禁让我起一身鸡皮疙瘩，感觉这个清晨好冷清。

我慌里慌张跑回屋里。墙上的煤油灯还在微弱亮着，刺眼的煤油已经燃尽，看来昨天夜里祖母没有吹灭灯。

我揉了揉祖母的床前，那神情非常的悲痛。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个样子，不敢跟父亲说话。过了好久，父亲才从嘴里艰难的吐出一句话，你奶奶走了。

父亲说，你奶奶再也不会起来了，再也不会说话了。

我好像明白了父亲的话。这时，突然有什么东西堵在了我的胸口，想说话说不出来，想哭也哭不出来。

父亲对外宣称祖母是寿终正寝，其实他知道祖母是喝了敌敌畏。父亲先是责怪我，让你好好陪你奶奶，你却没陪好，白白吃饭了。然后，父亲又自责，都怪我，都怪我逼她老人家同意拆除老屋，她才会那样做。

为了死在老屋里，在老屋拆除前，祖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
不久，老屋拆除了，一条笔直的街道穿过了老屋的旧址。

文艺志愿服务云南边境纪行

李勇

今年“5·23”文艺志愿服务日，由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、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、云南省文联主办的“到人民中去”文艺志愿服务队赴中缅边境线开展文艺志愿服务。予愿行，故记之。

巍巍高黎贡，涛涛怒江水；志愿小分队，中缅边境行；志愿彩云飞，欢歌笑语情。

龙陵芒市界，木康边检忙；甘洒血和泪，只为国与民；慰问子弟兵，歌中含深情。

腾冲和顺地，滇西翡翠城；文赋与民邦，古今多俊杰；舍身驱寇寇，血染松山红；抚今忆往昔，泪洒国殇园；当年丝绸路，腾越写华章；今日边贸城，生机又盎然；文艺轻骑兵，千里驰边陲；书画培训地，讲座思悄然；梦幻大剧场，精彩奏乐章；现场与线上，点赞声不断。

多彩三角梅，一路伴我行；高山峡谷处，秘境是怒江；直过民族多，发展相滞后；歌声传动力，助推攻坚战；齐心共协力，小康早实现；中华复兴日，怒江新跨越。

边境六日行，收获多付出；弘扬主旋律，唱响新时代；传播新思想，服务到基层；人民有期待，志愿我先行；艺术树常青，养分在人民。

武夷山行

钱杰林

九曲漂流

武夷漂流脱尘俗，人是仙亦模糊。绿水青山走竹筏，赤壁丹崖绕云雾；九曲一曲诗和歌，十幅百幅画与图；更有亭亭玉女峰，大王隔岸相思苦。

停足天游峰半山腰

正看峰侧为壁，凿石陡崖贴天梯。少壮自当上青云，老朽亦敢试脚力；一线天内笑肥水，月亭亭里话朱熹；情迷千年狐狸精，谁编故事戏宗师？⁽¹⁾

大红袍茶园

茶园哇哇青，红袍天下闻。山水育木帝，云霞赋香魂；⁽²⁾一叶同航海，五洲共品茗；摘片新尖嫩，顿觉肺腑清。

福州看望老领导

一别三十年，彼此未相忘。分明是上级，亲切如兄长。若无当年“鬼吹灯”，哪有今宵“佛跳墙”？美酒话意浓，同事情义长。临别勤嘱咐，健康复健康。

注(1)：传说朱熹在武夷精舍著书讲学，千年狐狸精化成美女，与之交往。他们常在天游峰山腰的水月亭里品茶，观景赏月，情深意浓。这个故事，恐怕是谁编出来，戏弄这位主张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一代儒学宗师吧！

注(2)：木帝，合成一字“榴”，意为木中之王也。福建一带对茶的古老称谓，随着海上丝绸之路，福建茶叶首先走向世界，英文的TEA，就是“榴”的译音。

